

刘心武中篇小说



[刘心武中篇小说_下载链接1](#)

著者:刘心武

出版者:

出版时间:2009-8

装帧:

isbn:9787510600128

《刘心武中篇小说》收录了刘心武先生的自选作品中篇小说：大眼猫、茶话会、妙玉之死等，并在每篇自选作品之前有作者本人介绍该文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这篇名著的原因和动机；作家对小说、散文价值的提炼以及一些新的思考与论证。通过作者对写作背景、场所、心态等介绍，使广大读者读到原文所读不到的内容。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作者及著作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其它所有已出版的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通过这部书，可以达到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弥补作者对已成作品或读者读书时的某种遗憾，使作品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能。

作者介绍: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泼妇鸡丁》等。长篇小说有《钟鼓楼》《四牌楼》《栖风楼》《风过耳》等。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1986-1987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陆续出版多部专著，2005年修订增补为《红楼望月》；同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至2008年前后播出45集；这期间陆续出版同名专著四部，产生强烈反响。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2004年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材质之美》。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还曾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至2008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逾160种。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目录: 大眼猫

茶话会

木变石戒指

戳破

尘与汗

泼妇鸡丁

妙玉之死

文摘

大眼猫

【写作背景】

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我1961年至1973年在北京十三中任教，197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请了“创作假”。但我未能写出达到要求的作品，却另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投给了北京人民出版社（“文革”后恢复了北京出版社的名称），他们于1976年给出了单行本，我得以调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成为一名编辑。在编辑任上，1977年我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发表在该年第11期上，引起轰动，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第一名，这一成功使得我能在北京市文联恢复专业作家编制时，作为“新人”被接纳。

在《大眼猫》之前，我已经写出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意》，《如意》刊发后尽管遭到某些评论家批评——认为我不应该全盘肯定人道主义——却也有另外的批评家支持。电影导演黄建中于1982年将其搬上银幕，在海内外都产生了一些影响。直到21世纪，还有读者记得小说和电影《如意》，200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小说原文和电影光盘合在一起将其再次出版。因为《如意》多次被收入我自己的集子或多人合集，这回的自选集

我将其放弃，而特别选入了《大眼猫》。

《大眼猫》写作期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来约稿，当时他们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东方》，希望我拿给《东方》首发，并答应给我出一本以《大眼猫》为主体的中短篇小说集。我欣然允诺，并应邀到杭州去整理书稿。记得他们安排我和妻子住在灵隐寺后面半山的“朱庄”。在那里，我惊悉茅盾病逝的消息，写了短文《默默想音容》，寄给《北京晚报》发表。

当专业作家的滋味真不错。尤其是你创作力旺健而约稿不断的时候。那时出版社或文学杂志为了“抢稿子”，常给风头上的作家提供非常优厚的写作待遇，把我请到杭州并带上妻子，住进以前难以窥其面貌的高级招待所，是那时的风气之一例。但我的专业作家身份只在1981年至1986年存在。1986年我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任职（先是常务副主编后任主编），1990年离任，之后我并无专业作家身份，但我仍然笔耕不辍。现在我的身份是《人民文学》杂志的退休人员，我给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定义是“养老金领取者”。我觉得现在我这“养老金领取者”的滋味，才是人生最好的滋味。

1

还记得夕阳斜映着绿野时，蜻蜓怎样栖息在苇尖上吗？

还记得晚风拂过青纱帐时，空气中飘荡着怎样的一种气息吗？

啊，大眼猫，在那个难忘的傍晚，你曾经把我的心弦重重地撩拨……

2

闰闰的土圪塔，干土圪塔，打在我的脸上。

我只好眯起眼睛。从几乎关合的眼缝里，我看见你倚坐在麦秸垛旁，正瞪圆着你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嘲讽地望着我。你光润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儿；你嘻开的嘴唇中，露出了雪白的虎牙尖。

笑声。同班同学的笑声。天真无邪的笑声。烂漫友善的笑声。

那时，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思想感情尽管不能以“单纯”二字概括，但以“纯洁”二字形容，庶几近之。

忘记我对你说了句什么话，大约是你叫了你“大眼猫”这绰号吧，你便抓起一把干土向我扬来，那年天旱，你扬起的实际是一把小土圪塔，干土圪塔砸在我的脸上，微微有一点痛，一种快意的、酥痒的痛。

啊，大眼猫，你再不可能再抓一把小土圪塔，砸到我的脸上了！

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换的时期啊，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荡漾着怎样的感情波环？

值得永远回忆的小土圪塔，那砸在脸上的小土圪塔，那种神秘的快意，那种朦胧的情绪！

3

我仔细地把22年前的你回忆：你的面容，你的身姿，你的声音，你的动作……

你不美。或者说你是美中不足，或者说你是不完全的美。

你出生在福建，所以你名叫施闽荔。但我只叫你大眼猫。这绰号经我的口一叫，很快便流传开来，同学们流散多年，许多人早已忘记了你的正名正姓，但一提大眼猫，没有想不起你来的。

你身材细长，皮肤并不白皙，是一种光润的淡黄色。你头发非但不丰厚，简直有点显得稀薄，而且你永远取最古板的齐耳直梳法，永远只用最便宜的黑漆发夹。统体来说，你远不如班上其他的女同学引人注目。然而，你有一件法宝，那便是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按比例，你的眼睛似乎超出了正常大小的一倍，尤其是你的黑眼仁随比例也大，亮晶晶、光莹莹如玉石然。你的双眼皮一眨，再一睁，你那双大眼睛一亮又一亮，啊，竟使我联想起月边的星辰，砚中的日影。你的一双大眼，加上你走路轻盈无声，和你嘴角总挂着的一缕略含嘲讽意味的微笑——真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大眼猫”！

大眼猫，我要固执地这样叫你，大眼猫！

4

按今天的说法，你也许是有特异功能的。

你的功课好得出奇。那时实行苏联式的五分制，学生有成绩册，不仅期考的成绩要登记在册，就是课堂提问时，也要把成绩册交给老师，由老师根据回答的情况当场填写分数。你竟然能让所有的栏目填满5分，连续两年获得优良奖章，只等高三的总评分一下来。便可领取金质奖章了！

然而，你似乎学习得并不吃力。你课余常捧着大厚本的小说读。记得你总是用一个东德

制品，一个当时很令人稀罕的塑料书夹，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封面套进那书夹中，惬意地读着。那书夹是橘红色的——可爱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橘红色。橘红色有防鲨的作用——奇怪，我为什么忽然想到了这一点？

记得高三上学期，寒假前，一天放学之后，你坐在座位上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你脖子上围着个脖套，同那书夹一样，也是橘红色的，而冬日的夕阳照进玻璃窗，给你的全身也镀上了一层浅浅的橘红色。橘红色的大眼猫！为什么许多年过去了，我在教室中一瞥而留下的这个印象，竟还是那么新鲜？

一次上物理课，物理老师讲着讲着，忽然停住，几步走到了你的位子跟前，生气地瞪视着你。全班同学都往你那里看。原来你把一本小说放在了膝盖上，正低头看得上瘾。物理老师当即让你到黑板前解一道极难的题目，而你竟轻而易举地用了一种代数解法，取代了繁琐的物理公式推导，得出了准确的得数。那位胖墩墩的物理老师怎么说的——到底是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呢？他呼哧呼哧地笑了，对你挥挥手说：“施闰荔，你有权不听我讲课，你看你的小说好了！”而你，竟然也就回到座位上，微笑着把那用橘红色书夹夹住的小说，挪到了书桌之上，甩甩头发，坦然地看起来！全班同学不禁一阵窃议……

5

大眼猫，在学校五楼的图书馆，那书架排成的小胡同里，你曾狠狠地把我嘲笑。我们都是“图书馆小组”的成员，那是若干课余活动小组中，人数最少的一个。每天，由两名成员，帮助图书馆的老师应付借还图书。闭馆后，可以享受一番特权：任意翻看所有书架上的图书，并可破例一次借阅两册。

我和你那次正好一起活动。面对着一排排的文学书籍，我不知该从哪本读起，抽出一本来，翻翻，再抽出一本来，翻翻。这时，你在我身旁“噗哧”一声乐了，你指指图书室那头的玻璃柜说：“你要看的，在那儿哩！”

那玻璃柜里，全是“小人书”，是教师工会为教职工借回去给子女看准备的。

我生气了，冲你一皱鼻子说：“去你的！”

你指指我双手的动作，振振有辞地说：“瞧，你拿着一本书，不就光知道翻插图吗？”的确，我每抽出一本书来，总是迫不及待地翻查插图，仿佛那本书值不值得我借回去读，唯一的因素就是插图吸引不吸引人似的。

“你甭管，这是我的习惯！”我依旧翻着手里的书，寻找着插图。

“多么幼稚的习惯！”你竟毫不掩饰对我的鄙夷。

你把我激怒了。我把书往书架上一插，扭身冲着你。几乎是气势汹汹地反问：“那么你呢？你是什么习惯？”

“比你的高明。”你不慌不忙地把我刚插进去的书又抽出来，一边翻动着，一边示范地说：“喏，先要看版权页……”

“版权页？”

“对。其实从咱们上小学起，每一册课本上都有版权页，但是老师从来没领着我们读过……你用过上100册课本了吧？可我敢跟你打赌，你就从来没注意过版权页……”于是你指着那本书的版权页，具体地给我讲，掌握版权页上的那些概念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从何年何月第一版的字样上，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从什么时候印成这个样子的：从印刷次数和印数上，又可以了到这本书的遭遇，初步判定它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你又对我说：“会翻书的人，其次就是翻看目录，翻完目录，可以翻翻序、跋，有的书，翻到这里就可以丢开了，因为可以发现它或者编得不大高明，或者过分专门，或者这类著作不宜从它读起，或者它的内容跟你读过的另一本书类似，或者它已经过时，或者……”

“或者它证明大眼猫是大学问！”我心里虽然不得不佩服，嘴里却偏要占个上风。“还证明大眼猫能逮大尾巴耗子！”

“坏蛋！”你操起身旁的鸡毛掸子，扬起了胳膊，我笑着跳开了，结果碰倒了书架前的三角梯。图书馆的靳老师闻声走过来，问：“咦，你们干什么呢？”

你用鸡毛掸子麻利地掸着书架，笑嘻嘻地对靳老师说：“我们开始打扫卫生啦！”

你呀，好一个狡黠的大眼猫！

6

可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钢华，提醒我不要受你的影响。钢华这个名字好怪，而占用着这个名字的是个女同学，就更让人觉得怪而有趣了。

• • • • • (收起)

[刘心武中篇小说_下载链接1_](#)

标签

刘心武

小说

中国文学

文学

评论

刘心武不读红楼的时候还算是个正常人

[刘心武中篇小说_下载链接1_](#)

书评

[刘心武中篇小说_下载链接1_](#)